培蔭軒文集 培蔭軒雜記

培蔭軒文集目錄

卷一

序

記

傳

卷二

說

攷

跋

引

啟

培蔭軒文集卷一

光山　胡季堂

序

補刊徐氏經解序

崑山徐氏經解刻於康熙十二年學古之士用藉津梁以濟淵海僂指周星僅過百𣊻而傳是樓中竹素縑緗蕩然羽化此板歸織造府亦復漫漶殘缺不經刷印有年矣余嘗與學使彭公觀察袁公論事及此念我朝稽古右文曠軼百代皇上於制科之外特徵通經之士優擢侍從此後

德音豐沛廣求遺書開四庫之館以成古今未有之鉅觀
上方賜膳尚書給札編纂者百員繕錄者千指各省督撫承
詔購募凡故家之篋衍寒畯所傳鈔雖郢書燕說寸紙尺賜責
不裝潢投獻重埒瑱球而此經解一書以前輩耆萃之勤藝苑
菑畲之助乃聽其零落不復收輯豈守土者所以佐文明之治
而獎來學之心哉乃商於尙衣舒公發藏板付書院肄業諸生
排比校對缺者補之蠹者易之閱數月竣事費剞劂銀三百兩
有奇則吾數人釀俸之所出也夫窮經致用學問之大源文章
不由於經學則流潦也政事不由於經術則俗吏也世之士僅
讀學官所立之書以求合有司之尺度故口耳遞嬗而經籍益

之余並謀之大宗伯德定圃與諸鄉士又加捐助五百金贖前
僧盜典菴旁屋歸祠月取僦直爲僧餬口兼香火資因前者居
民謂公爲都城隍故壞爲城隍神像詳在吾山記中然公自有
像余思易之未就慕堂吾山相繼謝世壬子夏春麓巡視北城
余亦奉
命監臨平糶會公所言及此春麓卽札致其同鄉直隸藩司張
君雲舫於容城取得公遺像余屬工摹之求壞者不易得會馮
鷺廷編修以摹像屬汪杏江編修攜至蘇州覓善捏像者壞成
癸丑初冬附舟至京余視之與畫像無毫髮爽時慕堂長君侍
御定軒文選郎中蔣璨亭將舊像舁歸城隍廟奉公像安於祠

而都人士之禮謁者皆以爲慊於情合於禮制而無遺憾焉諸君屬余記其始末余思公在狄道非有位勢可憑而養民訓士著有成效孫夏峰先生謂公之學得之造化之源非獨以忠節見也誠哉是言因並詳其事績俾後之拜公祠瞻公像者重公之忠義而又嘆公之所遭非時澤不被於天下僅於狄道一邑見之可勝惜哉至松鈞菴之名不知何自或取歲寒不改柯易葉之意以似公耳若夫祠祀規條有慕堂吾山之酌定刻本在寺僧善守之可也

重修欒陵縣許忠節公祠記

夫聖人之制祭祀也以死勤事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有明

忠節許公之節昭江右功建山左具在史冊其祀也宜矣而樂陵奉祀之處迄今二百餘年益肅其愛戴之誠則有非他處可並論者乾隆歲次癸丑暮春之杪余奉命接篆樂陵知有公祠祀公像因往謁焉見祠門臨街院宇甚深邃第年久牆壁多坍缺又為附近居民侵佔致院落偏斜門道狹窄非似舊規適鼎臺令劉君再元奉委在彼劉君亦中州人因與謀新之劉君勇於為義慨然任之並告之武定守祥林暨藩司江曉香各捐貲有差委樂陵廣文王君督其事先令佔者讓之清出舊址卽日庀材開工計修葺正祠三楹較舊增高尺許院添東西牆一道中設屏門兩邊各開角門大門起造軒

昂依柱設排柵東西添列八字牆臨街建照壁基內外凡朽者易之缺者補之周圍院牆均取正而修整之舊用土坯皆易以甎約費七百餘金夫匠皆踴躍赴工不二十日祠已落成余蒇事後往告祭邑中紳士咸往觀禮畢喜而前致詞曰久欲修復舊規奈估者不能令其讓經費又不能即時有今是舉實獲衆心並出其詩歌一冊披而閱之知春秋二仲常祀之外邑人士又各致私祀二次並撰迎神送神獻祭詩歌以詠其功德則公之遺愛常存而邑人士之報德不替猗歟盛哉公吾鄉之固始人也登正德三年進士初授樂陵令值流賊劉七等之亂所至屠城邑殺長官州縣率閉城守或棄城逃或遺之芻粟弓馬乞

毋攻能抗禦者鮮矣公獨慨然爲戰守計先督民築城繼令民於屋外築牆高過簷啟圭竇才容人家選一壯者執刀伺竇內又募敢死士邑人張魁爲倡分伏巷中（志載張名與公同因易之向祔公祠立像今仍其舊）洞開城門賊至伏發竇中人皆出賊驚竄斬獲無遺後數犯數卻以功擢兵備僉事駐武定敗賊黨楊寡婦俘斬二百餘人未幾又殲德平之賊威名大著境內獲寧旋遷江西副使時宸濠逆狀大露結中官幸臣爲助其黨暴橫公以法痛繩之意先除其黨以孤其勢又勸孫忠烈公先發後聞孫公初不肯予賊以名繼而密疏皆爲宸濠遮護不得達未幾與孫公同被縛公罵賊不屈斫其頸不動抑令跪不能遂同死焉嗚呼痛哉夫築

城禦賊此守土之職而洞開城門築高牆圍民屋留圭竇止容一人出則非兵法之常岳忠武謂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公蓋深於韜畧故能出奇制勝俾樂陵武定等處人民咸得免其害也公之功誠不朽而樂陵人士咸念於二百餘年之後又播之詩歌詠頌不置則樂陵人士之好義亦可尚矣史稱公長身巨口猿臂燕頷沈鷙有謀畧可知公之破賊不獨知謀出衆而臨敵指麾亦必有勇敢之氣作於中實文武之全才若孫忠烈聽公之言而先發何至反遭其害耶時不利而身遭戮讀杜詩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之句不禁為公浩嘆不已也祠宇成而香火無資王廣文欲捐助之力不逮適達齋撫山左知

而告之武定守張君指置地四十一畝零歲納租糧三十石交
祠戶收取以助烝嘗而資養贍亦見中丞太守之推重忠節也
因並記之附書地畝坐落租數於碑陰焉

重修 關帝廟碑記

予居在宣南坊之米市衚衕乃宛平王文貞公青箱堂舊宇一
隅之地宅南隣
關帝廟剏於前明初年萬歷以後增修兩次有碑記可攷緬維
帝君之佑佐
聖朝丕振威靈廟祀徧天下而京師地安門及廣寧門外皆有
專祠春秋遣官致祭此外民間廟祀亦以千計謂神之不域於

一地可也謂神之或遺於一地則非也已酉年五月十三日五鼓予赴

萬壽山奏事長兒入直吏部二兒在城內學舍是日辰刻予宅之北隣不戒於火相隔僅數十家詎是日風緊火烈不數刻已及予家予中途聞信亟易騎馳歸遠望

帝廟巍然入門見祠宇仍在怦怦之心始寧詢之救火之營城官弁及家人輩咸稱是刻火至家祠之北忽風轉火西折而南過橫街僅焚燬十家始止

帝廟毫無損予家因貼近亦獲免因思家祠奉有先人主像

三朝誥軸並荷

賜賚
御筆及書物均敬貯於內今一無失實仰賴
帝君之呵護遂得惠及先人而免予之罪過也咸
帝君之成全益戴
聖恩之沾被矣是廟予每歲少助香火適住持僧以大殿前缺
少抱廈爲拜奠之所門樓低矮每歲獻戲又無臺宇可演鐘鼓
樓亦欹斜欲增修之謀於予予允之因謀於韓蘭亭少司農適
蘭亭亦遇火不爲災即與予各捐百金爲首並約諸同官各加
貲助鳩工庀材爲增設而補葺之又思火威之不妄及亦賴離
德之昭明因於殿後別院添建火神以申報祀焉工竣住持僧

屬予作記因撮叙其顛末並書捐輸姓名於碑陰焉

重修超然書院記

超然書院有明椒山楊公謫狄道時捐俸所治也其地距城東一里許舊名超然臺俗傳爲老子飛昇之所公建書院於上即以其名名之意其地爽塏學者可以曠觀而遊於物之外邪抑必向往前哲超然特立而不爲流俗所囿邪日聚生徒講學其中又典張夫人釵珥置田如干畝爲諸生膏火資洮之士至今賴之他如開煤窯便民炊爨引洮水利民灌溉去浮糧清積弊其善政不可謂不多然在狄道不過期年耳而所爲乃如是嘗見古之士大夫當其搢笏巖廊未嘗不思樹立以表見於世一

經挫折頹然放曠多怨望悲憤即幸而起用卒又緘默苟容以
視公之不以升沈榮辱動其心不以死生禍福易其操孤忠報
國抗疏排奸其爲人賢不肖何如也獨怪當時旣以馬市敗露
嘉公先見而超擢之使盡納其言授以國柄自能以治狄道者
治天下其所樹立當不啻此奈之何言未用而禍至徒使狄道
一區偏受其福此閭閻士庶所爲且喜且悲流連慨想唏噓不
禁者耳公去狄道士民於西門外立祠以時祀之嗣患洮水遷
公像於書院講堂之後公去今幾二百年狄道縣改爲州州人
猶稱爲楊夫子云嗚呼公之澤可謂遠矣己丑夏金子沖南來
牧是地訪公治績詣書院見其傾圮捐俸修葺士民咸欣助恐

後不日落成秋九月予因公過狄道聞而深嘉之夫修書院所以興學也興學莫要於尊師尊師然後民知嚮學金子果能實力董率延訪名師爲諸生模楷毋爲尋章摘句之學毋爲梯榮媒利之說俾之績學砥行瞻公之像志公之志學公之學以聖賢爲必可師以忠孝爲必可致窮則有守達則有爲名臣志士接踵而出其有益於風教者不更偉歟乃因金子之請而爲之記

重修永濟橋記

光邑南通楚黃北達潁亳實冠蓋商旅往來之通衢也距邑西南五里許有溪深數仞當道之衝其源出鳳皇嘴經文殊寺徐

家河合天塘畈之水匯流於此出清水港達官渡河而東入於
淮向有平橋跨其上建自何年無碑志可考因橋東有鄢姓聚
族而居里人遂呼爲鄢家橋每當盛夏漲發橋没水中漲退復
如故以歲久傾圮余欲新之未遑也丙子春余官京師會滿洲
孝廉名德貴者補吾邑令遂以是工屬並請更其制令避之涖
任後召邑人謀集其事不期年而落成中起法圈勢如虹互制
與昔殊誠巨工也已卯夏溪水異漲橋圮次年春余自京師請
假歸疑前工未固因商之鄉黨並請之邑侯仍其基築之如前
制越半載工成無何漲發而橋復圮余觀之慨然曰此余之過
也夫源遠則衆流幷岸險則水勢激理固然也是溪發源於鳳

皋嘴數十里之外又合天塘畈諸水匯出其間南北兩岸相距僅十餘丈張發時波濤洶湧奔流掣電而莫之或遏今又中亙巨橋開以礎石益塞其流而激其怒宜其屢圮也舊制平橋去水不盈丈任其漫溢與水相讓而不與水爭因歷久不壞所謂相爭不足相讓有餘卽一橋而前人之識慮遠矣然則爲是橋計其惟舊制之仍爲可哉余久思竟其事以補余過自部曹出守慶陽洊歷監司復陳臬事往返秦晉閱十數年未暇及此今始踵修之一循舊制庶余願得酬余過亦補矣然舊制雖善不能使之久而不圮倘後數十年傾頹復見繼余而舉是工者第因而補葺之則費少功多此橋雖永久不廢可也因名之曰永

濟經始於壬辰年十二月朔日洛成於癸巳年五月旣望日取用舊料若干新料若干董其事者爲裴君維實馮君伯雅二君素好義是役也往來經理不辭勞瘁橋藉以成其丙子庚辰兩次捐施姓氏善不可沒仍勒碑立於側

思龕記

經云君子有九思又傳曰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所以制心而處事者誠不可無思也余旣闢有竹移於二堂之側更穿其旁作斗室差可容膝如龕然遂以龕名而繫之曰思接見僚屬之次退坐其閒披案牘之糾紛則思處之以暇不敢因罰輕而少忽也値酬應之沓至則思鎭之以靜不敢因怠遽而僨事也暇更

讀書資考鏡凡以檢束其身心而求免於愧怍余之補過云爾也然如農夫之有畔焉位不可踰而三則已過余又奚敢出此落成因識歲月而書此以自勵焉

重修中州東館碑記

京師會館之設未知所自始攷漢唐迄宋不見載籍余數經過汴梁洛陽及關中皆漢唐宋建都之所亦未聞傳有會館建而圮圮而復者則宋以前無會館可知矣今之京師爲金之中都元之大都明世永樂自金陵遷於此金元之名勝寺廟其興替多見之碑記卽無碑記亦有能指其處而道之者獨會館亦無言之之人然則會館之最久者自由明季始耳雖其名無所昉

第以此爲計偕入都者息肩之所俾寒士遠至如歸而一省一州一邑之人咸會於中是亦廣廈覆庇共敦梓誼之意斯可尚矣今一省有一省之館一郡有一郡之館亦有一縣一館數縣合一館甚至一省數館而一縣一郡亦有數館者可見太平之世人士之輻輳而皆得適館焉吾鄉在明季有二館一在太僕寺街北一在東江米巷南歲久不復存

國朝順治十四年都諫張譙明許傳巖倡義合鄉之筮仕中外者買宣武門外銀灣曲梁唐僖公別業剏建中州會館少宗伯河陽薛君撰文紀其事康熙十八年都諫王君子厚又倡議合同鄉而重修之睢州湯文正公作記刊石嗣則歲久傾圮僅存

門面數楹鄉人名之曰舊館此其一也其建於乾隆三年在菜
市口南繩匠衚衕內名曰中州新館首事則倉場少司農新安
呂　少宰上蔡程冠文少銀臺商邱陳勉夫其名新館者以
對舊館而言也往歲丁丑戊寅閒有袁名齊傚者睢州進士周
名廷佐者濟源明經均謁選在都以吾鄉之公車來者舊館既
無可住新館亦不足以容因與余及汝陽宗姪紹南商之並謀
於居官京外之籍隸中州者買騾馬市大街北海寧陳太史揚
對故居改建此館因新館在西故署名東館以別之嗣余由部
曹歷官秦晉吳會閒後由江蘇臬使奉
命入佐秋卿丙申丁酉之歲見館宇日就頹壞時蔣礪園官御

史主館事相與謀曰此館建立二十年且原買本係舊房中間雖時有修葺不過補其坍缺隙漏而已終未能一律更新是應亟爲重修因先謀之官京師者與香亭時官奉常首解百金餘皆從厚佽助竝致書於吾鄉之官外省者亦各踴躍捐輸遂通前後拆卸而重修之每一楹俱用板壁隔斷各安門扇俾一人可住一間而欲住二間三間者亦無礙皆兵部主政張霖蓍督作之力是舉也拆用舊料者十之四更換新料者十之六而添補尤多計費二千九百餘金自此不惟貢舉入都者有所安身而凡來應試者皆可託足若非鄉會科之年卽守部謁選者亦得假寓其間矣伏思讀書之士恭逢

右文之時雲集風從共來

輦下既棲息之得所當磨厲以自須惟願至是館者獨居則檢以修身如臨師保羣處則文以會友毋即慆淫務愛衆而親仁勿褻罔以伐異經云維桑與梓必恭敬止登斯堂而從事斯語庶可仰副

作人之雅化而無負

當代之旁求焉至於歲時伏臘合祀鄉之先賢以志景行儕宗伯則推勝國李文達劉文靖之相業顧禮卿軒惟行兩都憲之清直馬端肅許襄敏之事功何文定崔文敏之文章氣節而湯文正公又益以理學名臣若唐之韓昌黎宋之二程子元之許

文正姚文獻明之曹正夫尤季美孟叔龍傳鄭卿呂叔簡呂忠節賀景瞻劉文烈諸公是皆河嶽之閒氣爲師表於後世者誠能學其所學而行其所行不爽先哲之遺敎勉進職業以報

朝廷之知遇不徒在息旅肩而敦梓誼是又仕與未仕者皆當努力而共勉之館成數年碑記未就因余粗悉此館之原委屬記其事余不敢以不文辭因述其顛末而爲之記其樂輸姓氏銀數皆列之碑陰焉

創建胡氏家塾記

丁酉之冬十有一月余自山東審事回京復奉

命同侍郎博卿額赴河南歸德審理商邱之案歸德距光山不

遼面請
給假省墓仰蒙
俞允銜
命起行於十二月十九日抵歸德二十八日查辦事竣與博公
分手回里戊戌新正三日抵家先是恭遇
覃恩季堂以侍郎加二級得請一品
誥命自曾祖父以下皆封光祿大夫曾祖母以下皆封一品夫
人適於奉
使之時領到
制書因命出嗣長兄之長子鈺恭捧賸

賚先於十二月二十六日到家余率同鈺兒敬展省墓之儀恭
修焚黃之禮竊念余少失怙恃依嫂成立仰賴先人之福蔭得
邀
聖主之鴻慈儕陟卿班慚無報稱今幸復叨
使命
恩許陳情得邀千古難逢之
盛典復得遂十八年未盡之私情感佩
天恩思維祖德昔范文正公有云吾吳中宗族甚衆於吾固有
親疎然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疎也自祖宗來積德
百餘年始發於吾若獨享富貴而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

於地下今何顏入宗廟乎於是恩例俸賜常均於族人並置義田宅云先宗伯云寒家自江西遷光山後分四支一居天塘畈一居柴家山一居錢胡榮一居許家圍自五世祖至余皆單傳雖無近支而五世祖及曾祖祖父母墳塋俱在天塘畈高祖葬許家圍清流河之西是許家圍與天塘畈又吾宗之最近者余蒙祖德暮年登第游列卿班毋忘范文正公祖宗視子孫無親疎之言深以恩例俸賜無能廣均族人為憾今益耄矣未知將來若何邪 季堂 少失怙恃未克親承庭訓而遺筆具在讀之心常怦怦焉今謬繼卿貳獨不能繼先宗伯之志而敦一本之誼乎爰舉天塘畈老莊積穀百十斛進族姪章輩而告以遺言章

輩咸拱手辭謝既而曰姪輩仰託祖宗福庇雖未能恢宏先業而耕織營生衣食粗足惟近年來生齒日繁咸各成立祖宗舊廬俱因成家授室無復餘間後生小子竟少肄業之所分創既力有不能合建亦衆說不一吾叔與其分惠於一時何若代建學舍一區俾合族讀書有所其惠不更遠且大乎余聞之爽然自失曰余過矣姪輩所言誠承先之良規啟後之要務也余雖不敏敢不從事於斯爰於拜辭墓門之日同姪輩公擇是莊之東南其處爽塏建塾最宜詢之則章姪之地章姪即慨許捐輸於此見姪輩之賢尤足見先人啟佑之厚而子孫輩不忘祖訓思詩禮傳家也因鳩工庀材就其地建正屋三楹東屋一間爲

炊爨之所西屋一間為工人託足之所前開一門後瀦以垣題為胡氏家塾又念脩脯膏火尚缺則延師無資而食力者無暇肄業是家塾又徒虛名因思是莊乃祖宗之遺產雖應分余承受但食祿在朝未能分俸賜之常何不可以祖宗之業公之族人貧乏有講習之資所為不虛庶可以少繼先宗伯之遺志不負姪輩推讓之心噫嘻余何幸而得此歸里一行又何幸而得聞此語而成斯舉耶至於恢廓齋廊廣育英俊講習禮義蔚起人文效范文正公之廣置義田宅俾許家園柴家山錢胡寨皆得無遺則又賴賢子孫之善繼善述不獨余有厚望焉是為記

補三十二體篆書金剛經缺字記

己亥春杪余因公出阜城門過摩訶菴見觀音大士殿有石刻嵌列兩壁乃集篆三十二體金剛經其原委具詳繡水陳居一宛平王椒哉兩先生跋內攷七修類稿引震澤長語云三十六般篆書金剛經乃宋靈隱寺僧莫菴道閒集與跋稱宋僧道肯因五代僧夢英所集十八體廣爲三十二體異又攷說郛內所載震澤長語稱僧道肯集篆書金剛經備諸體雖未言其數其僧名道肯無疑類稿稱爲道閒必傳刻之訛且金剛經僅三十二分所云三十六般篆書亦必有誤細玩茲刻篆體古健每分後釋以正書亦極端楷悉出明季一時名手洵爲藝苑珍祕況係金經尤可寶也歸而覓諸廠肆並訪收藏家均無此帖想彼

時搨印未廣人多不見而石固未損惟十七分內第四十六行至五十二行毎行缺一二字究未爲全璧意欲補篆惜無好手今年春適丹陽范子名榕號野昀者來京素精篆隸因屬於是分內依經釋字摹仿補成另勒一石藏之巻中非敢擬前人之晉行爲已有要使金經古篆不致殘缺云爾

重修潑陂河廣濟橋記

吾鄉潑陂河爲邑南之鉅鎮實楚豫之通衢士民商賈居者櫛比行者絡繹鎮北枕河有石橋建自明季天啟年間初成於畢侍御名永濟橋繼修復於邑令朱君名萬金橋皆有碑記載之志乘迨雍正五年又經水患先文艮公因士民之請作募疏以

倡導之而橋復完迄於乾隆壬辰年橋復傾圮並壞南岸四十餘丈工費浩繁見者束手余宦遊在外亦不及知往來病涉者非一日矣歲次壬子有畢侍御前修福興寺內住持僧道岸來京言其故矢願修復求余爲助並出先文襄公前次募疏余讀而感焉遂許以捐貲並致書於同省之官於山東省臨清州牧張春田邑戚黃縣令傅仲言沂州府經歷畢玉林三君皆好義各捐俸有差張君又代爲勸助約二千餘金俾之旋里道岸又於本邑本鎭多方募化若張懷瑾等爭先樂輸而相繼喜捨者不一其人遂於五十八年七月開工五十九年三月工竣橋又完而往來者順適矣惟南岸坍塌處不復無以資保護乃捐項

不足僧復來告並求余作記以紀其事余思此橋建自明季天
啟丁卯迨至
國朝乾隆壬辰一百四十餘年間已三次傾圮豈修砌之不如
法工貲有減致未鞏固耶然以衆姓樂輸之誠衆目共屬之地
必無此也蓋是河發源於邑南境界麻城之木陵山曲折經行
羣山間百有餘里谿澗之水咸入其中每盛夏之時大雨一注
山水暴漲衆流奔匯爭出此橋怒浪驚濤聲如吼而狀如吞橋
歷數十年輒有衝決此勢也亦理之必至也夫有成必有敗凡
物皆然惟仁人君子不以成敗而忘濟人利物之心事之可垂
長久者固樂爲之即一時一事之便民亦莫不修舉而興作之

善其成不計其敗況是橋之成旣可經行數十年卽可得數十年之利濟寧逆覩將來之鮮克有終竟難於圖始而使千萬人有望洋之嘆耶此昔人所以作之承之而不怠也今之視昔亦猶後之視今先事者但作普渡之津梁後來者必行繼起之善事則橋之成而敗敗而復源源相接卽千百世亦可長存矣余嘉道岸之志而喜諸君之尙義又許爲之謀畫以竣其彌岸之功因橋成於衆所濟者廣遂敢名曰廣濟並詳記其始末云爾其捐輸姓氏具列碑陰焉若夫作善作不善積善積不善降祥降殃餘慶餘殃之理先支艮公言之詳矣敬錄一通鐫於石以昭勸戒余何敢贅一詞

柏木化石記

聞吉林黑龍江等處深山中有木變石今春奉
命同福公相崧少農前往吉林查辦事件適少農署理將軍印
篆屬其購求迨回日遺此一段重百四十觔看去居然石堅不
可削諦視則文理似柏木攷唐書拔野古直僕骨東有康干河
斷松投之三年輒化爲石色着緻節理猶在世謂康干石錄異
記婺州永康縣山亭中有枯松樹因斷之誤墮水中化爲石又
壘客揮犀載壺山有柏木一株長數尺半化爲石半猶是木蔡
君謨見而異焉因運至私第此木變石見之載籍者皆松柏之
木也若他木一經斷折陷之淵淵置之原隰鮮不爲水土所浸

敗久而爲有矣焉能變爲石可知松柏之化由其質堅雖化而不失其性亦可以悟人之立身行已也置之亦園山石間非徒蔡蔡忠惠之好異而已因識之

傳

羅荆軒小傳

羅寬字玉書號荆軒汝陽縣附學生余少聞其名曾得其指頭生活一幅初未識面乾隆辛卯歲余陳臬江蘇越明年夏汝陽宗姪宣南迎親偕來至蘇出視其畫筆墨蒼秀設色致佳因延入衙齋出佳紙屬染翰大小長短冊頁條幅設色潑墨聽其揮灑不拘一體亦不促以時日於放衙之暇時與接晤其人沈靜

寡默端重自好絕無一毫矜躁之氣殆於煙霞中尋供養非僅以筆墨作生涯者在署三年先後爲余成冊頁四本每本十二幅大小單條數十紙山水樹石煙雲流潤蒼木秀透之中纖濃空有之間氣韻各別卽其指頭生活亦非草草不守一家之跡深合古名家皴點之法殆張文通所云外師造化中得心源者也時蘇州尙衣使綱齋舒文見其筆墨深賞之欲進入畫苑因年已六十恐難供奉爲之嘆息而已適余內遷秋卿不能隨入京比時今河帥李香林巡察上海余薦之署中日事筆墨無何以病歸至園始瘤不得行旋謝世時年六十八歲無子其姪扶其柩歸葬於汝之先塋惜哉豈以構精凝思損其血氣耶抑壽

算有定即煙霞供養而未能少增耶然身雖逝而名則留余攜所畫冊至京一時名卿若金壇于文襄公山陰梁文定公錢塘王文莊公無錫嵇相國韓城王相國貝子瑶華道人曹竹虛董柘林兩大司農彭芸楣大司空金聽濤沈雲椒兩少宰陳楓崖光祿卿皆爲之題詠而讚許焉則判斬自有以不朽矣今因展玩其冊見其精深不下唐宋以來名家跡其往事而述之作小傳云爾

男鏻校刊

培蔭軒文集卷一

孫仁益正字

培蔭軒文集卷二

光山　胡季堂　雲坡

說

朱文公家訓說

家訓有謂非文公所撰者以其不載朱子全集內也此言固是而未免膠柱矣殊不知聖賢之垂教載於經書首在格致誠正修身齊家又導之孝弟以爲其本示之忠恕以廣其用人果能習誦而遵行之自無踰閑蕩檢之事又何用別撰煩言誘人爲善乎即此而觀則家訓之爲假託朱子不待言矣然自來何爲繫之以文公而余又胡爲一仍其舊誠以聖經賢傳能身體力

行之者固爲上知而中人之資卽多習而不察此訓言淺理明詞調義正初學之士易於解識見而必喜讀之亦何莫非誠正修齊之助所謂行遠必自邇登高必自卑也作者恐人之不信其言故託爲朱子之說是欲借朱子之名以行其勸導之言耳余第取其言之切近著理可以勸人可以訓俗卽謂之文公垂訓亦可不必論其是否也

光山三臺八景說

三臺之說不知何昉邑有三臺曰臥龍曰戲珠曰釣魚其傳久矣皆在西南山水之間可遊可眺可幽賞而遠寄卽因其傳以傳之可也八景之說志言本於宋復古之圖其後一州一邑無

不以四字標景而光山之八景爲是邦人士豔侈因圖之云云似有不足之意不知燕京八景如盧溝曉月薊門煙樹等目曾經
御筆題名刊石垂久則一州一邑豔侈八景何爲不典第吾邑八景之目所傳不一有謂臺樹來薰官渡濤波賽山樵唱沙窩夕照五馬秋雲三山夜月郎畈春耕淮濱千帆如志所載者又有樵樓西應僕公丹洞天臺遠岫等名合計十有一處皆以景稱去此取彼退彼進此各傳其所聞各是其所見而八景之名迄無定論卽舊志藝文所載鄉先輩題詠亦各就其所至所見之名形之篇章從無彙其景而統臚其目者自不可不加攷訂

也余謂樵樓西應者因縣署頭門舊爲樓中設更鼓夜靜鼓聲應西偏遠余記事時樓已撤僦居距城西南五里許冬夜寢覺時往往聞鼓聲歷歷可數彼時正不解其所以然由今思之蓋城東則平野遼闊鼓聲渙散而不能遠達城北不三里即土岡圍繞城南則市集人煙輻輳鼓聲被偪亦不能達遠惟西門外北則流慶山綿亙西來三里外轉而西南遠去南則草店居民鱗次櫛比長至里餘更鼓起爲南北山市所束聲無旁洩故應西南獨遠秖言西應者舉其大而耳此自其地勢使然要必賴東北風順以送之冬日東北風多故冬夜時得聽之他時多不聞也志云縣署偪近西城故應西城獨遠若然則凡縣署偪近

東城者鼓聲應東遠而偪近南北城者亦應南北獨遺乎是未審其城外之形勢而究其西應之所以然耳第西應之聲本不可以形象繪樵樓久撤又無所指自應從删至於僕公山長淮近繞綠野遠鋪遠眺近觀神怡心曠其景在山而不在洞磐之丹洞則當列之古蹟而不可目之為景其删也宜矣若夫天臺山余曾至郭家河相距不二十里一望見之蒼然秀聳高出羣山自足稱雄僅言遠岫則邑之高山峻嶺若逮康三尖諸山皆可以遠岫放懷不獨天臺為然是遠岫之景不足盡天臺之勝則删其目而同僕公山均列為邑中之名山亦宜是八景之名嘗以志之見定為允夫三臺八景既為合邑之豔倘自應彙集

而分訂之余雖未得遍爲遊覽而幼聞前輩之傳說暨曾經親過其地覽輿志載有未盡合者因各賦長律一首並就其所聞所見參以臆說以表其景之意義注於各目之下俾後之攬者悉其名目或可免聚訟之紛紛耳若夫親閱其境攷古證今詳其原以訂其謬余已年過杖鄉恐未能辦及此是則有望於後之君子焉

三代仕宦方知著衣喫飯訓子說

諺云三代仕宦方知著衣喫飯夫寒衣飢食卽孩提之童亦無不知何必仕宦之家也所謂知者非謂其寒知衣飢知食也謂其衣則能爲趁時之制而得彰身之華不僅苟簡蔽體食則能

諧五味之和而得烹飪之法不僅將就充腸然此亦仕宦家之常而必云三代者何也蓋士之崛起者初本寒素方其困阨閭閻時每因身口之累時多衣食之慮一旦身登仕版俸祿所入即志不在溫飽而溫飽自足既免饑時之竭蹶便覺從容已是稱心何肯他討且念前者之艱難心存惜福必從儉樸不事講求此初代仕宦者不可謂之知也若夫二代承父兄居官之後衣食無虞初不知有交迫之飢寒溫飽之餘漸生驕侈衣或厭惡而食或求美常情習染亦所難免然去其父兄未遠樸素之風尚存豪矜之心未肆其衣其食未必件件樣樣皆得如法而精工此亦不可謂之知也至於三代仕宦生於富貴之家溫飽

視為固有不知稼穡之艱難又何知人世有飢寒之事既豐衣而足食必鄙儉而從奢耀身首之華製作定求合體縱口腹之慾烹炮務期得宜如此則衣無不美而食無不精此乃所謂方知者也聽其語似若譽之味其義實則譏而刺之也傳云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若由知而自矜其能日肆豪侈則德愈喪而惡愈集如輕埃之應風似宵蟲之赴燭立見其敗不在本身即在子孫事有必至理有固然也為此語者豈非刺以儆之乎然非所論於秉禮守義之君子也世宦之子聽其言而思其義須為知禮義之君子寧作不知喫著之人則愛惜物力少殺生命以免暴殄而不作孽愼毋認為譽美之詞書而蹈之庶可為

保家之令子孜孜其勉之

附魏文帝曰三世長者知飲食五世長者知被服殆諺所云三代仕宦方知著衣喫飯所由昉乎是諺也見於說郛婉而多風爲履滿者箴也猶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圖之喻也猶蠶桑苦女紅難得新忘故後必寒之戒也聽孺歌而詔小子會心不遠可爲知者道難爲不知者言也神農黃帝以天縱之聖開衣食之源後世因事制宜禮經備載衣則有負繩抱方應規應平應時左宮右徵之利用也飯則有舂揄簸蹂釋叟烝浮七精八鑿之殊科也凡宴享籩豆藻采章施莫不有公卿大夫士及世族世官之別至於擊鼓吹豳滌場載績躋

堂介壽之情依然如昨故粗而言之問耕問織不過愚夫婦之知能精而按之重農重桑歷代聖君賢相未易竟其量然而萬物皆備人欲無涯不矯於物而素位焉絲何妨五緎五總食不必厭精厭細君子固不廢養身之論也列鼎重茵任其所爲暴殄久則生意盡二氏所以有惜福田之說也一日與趙鹿泉副憲過雲坡尙書寓雲坡出訓子說以示謹舉諺所云云者申言之涑水訓儉意也儉之一字吾儒立身行已切要工夫淡泊明志寧靜致遠上之黼黻昇平當大任而裕如次之不失爲衡門泌水潔清自好之士先聖先儒格言具在而衣食兩端儉德之大較者雲坡以大司寇攝農部三庫

事務肥天下而人佩清名兩公子文章政事濟美聯翩易之豐象也而雲坡於秋獮迎變之餘古店挑鐙猶追溯於文良公先德之遺以發其子孫其取義則諄諄箴銘也其立言則布帛菽粟也其文樸而華其大旨所存則淡而彌永也余是以披讀一再過不啻羮僾僾循牆饘斯粥斯之銘而歎雲坡式穀教忠志不在溫飽者何履泰而思深也雖然知之匪艱行之維艱兩公子勉乎哉念飢飯不及壺飧勿狐裘忝以羔袖充之以類體之以誠物而其有餘道勉所不足彬彬乎被潤澤而大豐美受之以畜而膏粱文繡皆從篤實輝光中來也承先裕後百世其昌可

乎爰引其義書於後並質之鹿泉嘉慶丙辰秋九月香亭弟

吳玉綸拜書

攷

光山侯王延政乃王墳攷

邑志封爵志內載舊志王延政光山人封光山侯年代事實失攷故附唐末云又冢墓志內載南關外甘家巷西有古冢以石版砌圈版塌處窺其內壙甚深周廣約三四丈稱王墳不知何代何人所葬也邑志所言如此王墳之稱余自幼經過其地曾自其塌處觀之周廣如志所載其深爲汚穢瓦石所塡上至石頂尚約二丈有餘今不知又塡積若何矣志以傳信此二事志

不足徵每欲詳攷未暇今偶閱五國故事一書內載僞吳僞唐
僞蜀僞漢僞閩事蹟始末甚悉僞閩王審知光州固始人唐末
因黃巢之亂初隸其部伍巢敗領衆入閩後梁封閩王延政其
子也後歸江南僞唐李氏初封自在王後改光山王終鄱陽焉
攷五代史閩世家延政爲建州節度使初封富沙王繼建國稱
殷改元天德後爲僞唐李景所敗遷於金陵封鄱陽王是延政
正史外紀均無封光山侯之事閩故事與正史所傳王號不同
而封王則一正史言遷延政於金陵封鄱陽王閩故事言延政
封光山王終於鄱陽金陵鄱陽與光邑境地相距匪遥其父審
知又固始人同屬光州境地相接當是延政封光山王後卒於

鄉賜命其故里重其封邑而葬於光也因其封王故以王墳稱之雖無碑記可據以此而論則見在傳稱之王墳其爲延政之墳無疑而光山侯之說其譌謬明矣

跋

重刊　澹寧居三接　乾清宮召對恭跋

澹寧居三接先大人壬辰館選時於
聖祖御前親承
顧問講易紀
知遇之恩也先大人積學嗜古生平著述不下數百卷而周易一書尤一生心力所萃紀內所載函書註釋久已刊刻行世是

紀與紀

恩詩

乾清宮召對三書另彙一編閱今六十年矣板久漫漶而堂又

宦遊四方奔走無少暇思重新之未遑也辛卯春由甘肅陝臬

調任江蘇越明年公事少就理乃翻閱舊編中摘紀

恩詩歸諸葆璞堂詩集從其類也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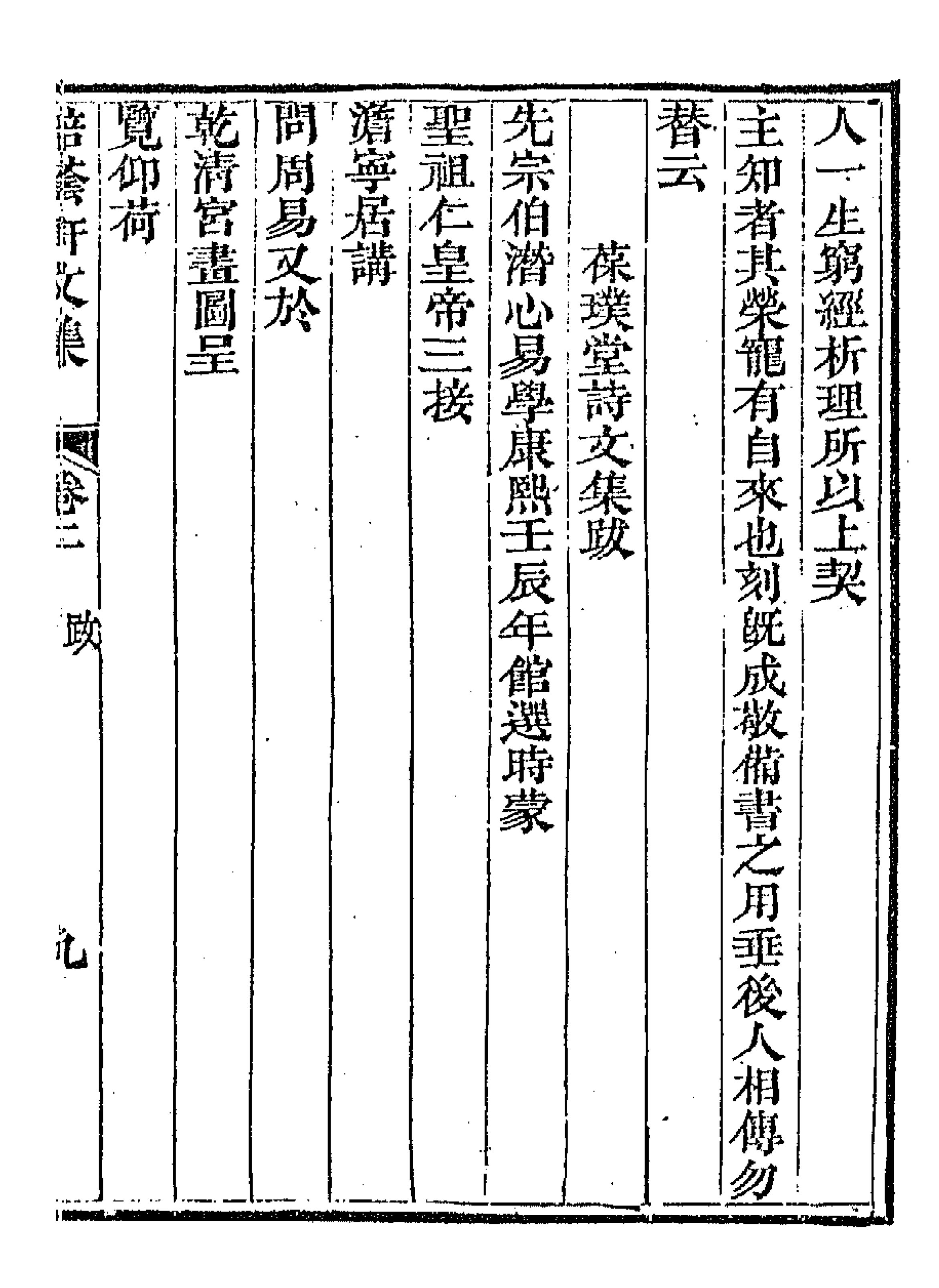
乾清宮之召對也

聖祖學貫天人舉周易中奧義逐條

垂問自辰至昃先大人原原本本從容口對悉當

聖意

玉音有真苦心讀書人之目並
特賜筆札於
御前畫循環太極圖遂留直
南書房先大人恭紀其實故言皆質而無文伏思循環太極圖
當日曾經繪呈
御覽先大人因另刻各圖四大幅與圖書並行故
召對編中不復識入覽是編者左圖右書苦一時無所攷證爰
取大幅易圖如式摹繪縮爲小頁附於卷尾命梓重刻之既以
見
聖祖優禮文學之臣堂廉浹洽爲臣子希有之遇又以見先太



人一生窮經析理所以上契
主知者其榮寵有自來也刻既成敬備書之用垂後人相傳勿
替云

葆璞堂詩文集跋

先宗伯潛心易學康熙壬辰年館選時蒙
聖祖仁皇帝三接
潛寧居講
問周易文於
乾淸宮畫圖呈
覽仰荷

玉音有苦心讀書之目後益編摩自少至老十數易稿纂成周易函書分刊行世海內窮經之士莫不仰而宗之近復蒙我皇上特旨徵取許以究心理學是先宗伯之著述已足羽翼聖經津梁後學原不在詩文之有無與文學士較富麗爭工拙也夫詩以道性情文以載道在剽竊陳言徒矜藻彩者雖珠零錦粲無裨實用曷貴焉若根柢六經翺中彪外風雅所遺得溫厚和平之旨仁義之言闡道德性命之原是所關者甚鉅而爲教甚遠也先宗伯學易餘暇間或形諸歌詠發爲文章悉本經術之腴而得之易理者尤多道德類情語語見道獨標心得不尚詞華實有不敢以輕心掉之怠心易之者惟是一生專精於易

無暇彙集捐館時堂 方道雅未足仰承嚴命而家世單傳又無
期功近親可以委託殘編剩紙幾至散軼堂 自服官後留心搜
輯或從先世故交得見手澤或在他人文集獲有餘篇隨時錄
存彙成草册特以校訂未遑時爲惴惴往歲在甘肅曾與秋帆
畢殿撰序次其詩未竟適調江蘇公餘出草册與顧孝廉星橋
編次其目時大司馬彭芝庭先生
予告在籍與先宗伯有師生之誼嘉禾錢宮傅香樹先生懸車
里門與先宗伯乃同館之交因錄呈鑒定兩先生俱樂爲之序
星橋孝廉亦跋其後噫堂 少失庭訓未嘗學問玆幸蒙
恩陳臬三吳得近兩先生之里居就而請序俾先宗伯遺籍與

周易函書並傳不朽是則 堂之厚幸也因集成而述其顛末云

苦心讀書額跋

康熙壬辰甲午閒先大夫供職翰林蒙

聖祖仁皇帝七次

召見畫圖講易仰荷

溫諭有苦心讀書之目

聖主之崇儒重道先大夫之力學受知誠千載一時之盛事也

爰敬錄

玉音懸之中堂恭志

隆恩以垂不朽並欲使世世子孫仰瞻之下念遭遇之非常思

受
恩之所自當必永圖所以仰報
聖世而勉繼家聲爾季堂謹跋

究心理學額跋

乾隆三十七年歲次壬辰十二月堂官江蘇按察使接到本
省撫軍何煟札知十一月二十三日欽奉
上諭何煟覆奏購訪遺書一摺並將購得書籍目錄列單進呈
因憶籍隸該省之原任侍郎胡煦平素究心理學曾有著述朕
所深知今單內並不見其姓名著傳諭何煟令其再行悉心蒐
采即行彙單具奏欽此仰見

聖天子稽古右文眷念舊臣之至意焚香跪誦感激涕零伏思

先大夫以易學受知

兩朝游登卿貳皓首窮經手不釋卷生平著述皆有關性命今

蒙我

皇上萬幾之暇眷念及之以為究心理學

特旨徵取此實儒臣不易得之榮而尤為子孫者所不敢希冀

之幸事也敬錄

玉音懸之中堂用以鐫銘

聖恩並昭示子孫永永弗諼耳　季堂謹跋

跋錢香樹宮傅寄贈手書柏梁體詩後

季堂感嫂氏教育之恩冒昧陳奏仰冀
聖主格外貤封蒙
恩旨俯允所請此誠千秋之曠典家門之幸事蔣嘉興太傅尚
書錢香樹先生
予告里居聞其事爲賦柏梁體五十六韻紀之手書寄某並爲
錄原奏稍予擊之以跋且附先生請封外王母奏於後某少失
怙恃未嘗學問據事直陳自愧不文何敢與先生請封外王母
一疏同日並論盞先生宏獎爲懷聞一事稍合於理即喜而揚
詡之得一善之差可錄者即樂爲采取之不憚煩勞與人同善
之素志如此至先生此詩首敘

慶典覃恩云雨施物滋浹族親語本韓子元和聖德詩某之請
封嫂氏在乾隆三十七年先生之請封外王母在
今上御極之初一族一親天然湊泊而於
聖主錫類推恩三紀以來格外逮下之仁包舉在內古人論作
文必先定其規橅而後從事文同善畫竹亦必胸有成竹乃縱
筆為之此詩實紀
恩鉅製某又何能贊一詞焉

跋趙子昂洞玉經

文敏晚年取法二王右洞玉經用筆酷似子敬十三行眞尤物
也按大德九年歲在乙酉公已五十二以集賢直學士行江浙

等處儒學提舉名挂朝籍而身落江湖遂專精內學受記圭峯此書凡二本其一綾紙五寸字如栗粒前明已入內府然則公於是時又希心沖舉矣震澤令楊君摹刻以惠後學亦藝林之偉事也因跋數語於後

跋范文正公手書伯夷頌卷子後

范文正公爲有宋理學名臣功業文章載在史册彪炳人寰固與日月爭光原不以善書稱而所書亦不多見　季堂奉
命按察三吳至郎拜公祠於學宮之側申景仰之忱惟謬膺繁劇未遑至義莊一覩公贍族之良規心常怦怦焉越明歲公二十一代孫義莊主奉儀掞偕執事諸生君實等議增義莊規條

四則呈請示禁並勸之家乘以垂永久其一禁開采謂天平支硎二山族衆多采石覓利一整飭習氣謂子姓多囂凌生事一禁聚食謂族衆每於冬季不遵舊規支領月米輒食宿莊中致多糜費一淸理宿債謂自二十五年至今積欠四千餘金每年所入償債則不能贍族贍族則不能償債願減俸節費期漸淸理　堂閱而異之竊念公捌置義田贍給族人法良意善昭示無窮又得繼志諸君子善體先意而培植之何至今日而有此弊端也爰先爲之示禁開采山石而聚食囂凌之習氣並嚴飭焉獨是義田既有歲入租息何須借項且至數千之多若日復一日積累更深則先賢之義舉不至今日而或廢乎是官斯土者

急當爲之清理也迺卒蘇州守孔傳炯暨吳縣令楊宜崙詣義莊拜公遺像並傳集主奉及執事各生詳詢之緣乾隆二十五年義莊祠宇及𦲷舍多傾圮前主奉巽圖保護借項興修本思節義莊租息償之歲入有常用不可少一年之後借本還利本日增而利日重初則千餘金積至今應還本利四千六百餘金統計義田歲入額租銀米支給贍族各項尚有不敷借項實無可抵即如主奉儀掞及執事各生所請自減應得年俸及節繁費並裁汰聚食一項歲祇得八百餘金不足償借欠五分之一而利息仍不能不日增也因諭楊君必須傳示債戶先停其息再爲分年帶還庶幾可乎楊君固勇果有爲士也即集各債戶

剴切曉諭各債戶咸以先賢義舉爲重無異說並又節其歲用可減者一二項計一歲實得九百餘金將所欠按年分別歸還明立案卷是節費無妨贍族而償債不用他籌五年之後宿累一清義莊之澤庶可勿替於今日矣事竣主奉儀捧出此卷索題敬一展閱自宋迄今正人君子多跋識於其後又得宸翰標之於首誠以善書不足爲公重而公之書爲可重耳永爲鎮祠之寶不亦宜乎至筆力之清挺此卷之屢失屢得信有神物呵護而泰賈醜類不應存名前賢已言之詳矣　堂何敢再贅一詞第此番清理宿逋主奉及各執事咸能仰體先人遺意而揚君又勇於爲義各債戶亦知重先賢之義舉是可記也惟

願主奉及各執事永保義田亦加保護此卷之不至弊壞是則

堂之厚望也夫

培蔭軒跋

昔宋盧仲甫謁蔣希魯坐池亭希魯曰亭沼粗適恨林木未就爾仲甫曰亭沼如爵位時或有之林木非培植根株弗成大似士大夫立名節希魯賞其言曰吾子必爲佳器是君乃宛平王文簡公舊園院落軒敞林木茂蔭非數十年培植不易得也余憩息其間味仲甫之言有會心焉因取其義以名軒曰培蔭已蔭者培而養之未植者栽而培之蔭因培而成培而蔭益茂庶蔭者可久而未蔭者可冀成蔭也

跋文衡山金書金剛經

右金書金剛經筆畫圓正秀潤中自具清挺之氣酷似香光書而署名則衡山二公俱以書名香光殆過之無不及固不假衡山爲重也觀其用筆頗類虞永興破邪論或二公少時皆規模永興異流同源是未可定顧五千餘字無一率筆非專門名家不能習小體正書者當奉爲圭臬允宜雙鉤勒石公之同好香光衡山可勿論也

跋梁豐山臨爭坐帖

右豐山相國臨爭坐帖余奉
命趨侍

行圖於行幄中見之畫其扈從奔馳間不廢翰墨凝神靜氣絕一筆苟且輕率態可謂作字必敬即此是學矣豐山少有書名得古刻必數數臨摹至老不替故用筆悉有古法乃猶以少壯時不學為悔覥覥學執筆暮請能事者為何如耶因索之豐山許以贈時九月中旬也嗣各先後起行豐山未即付余亦未向再索回都後同候

決讞侍立

乾清門下豐山出之懷中云此君前索拙書今鈐蓋印章歸君余接而付之裝池時十月望後未幾而豐山以病請假余偕姜度香阮吾山兩司寇往候尚於臥榻前執手一談見其形容雖

減而神氣未衰意謂無妨也無何病勢轉劇竟以十二月十三日辭世距書此册甫三月持贈後未兩月豐山即作古人已有今昔之感噫老成凋謝名筆不再良可歎也因識之

跋書緯信庵册後

余素拙於書信庵三兒出素册索書曷敢遽應第念信庵與余交垂四十年初是信庵及宛平李杏浦漳浦蔡瞻亭皆長余十餘歲為忘年交時信庵官吏部郎杏浦由編修改御史瞻亭以七品京官分刑部保主事擢至郎中余以藝授順天通判亦遷刑部郎時相過從或較射爭長或雜黍互約有相規之義無詭隨之態十餘年如一日嗣則宦轍分途瞻亭以病請告歸里十

餘年閒東西南北莫由一晤伊人秋水同縈懷思今信庵官登
冢宰杏浦職居總憲余亦先已謬正秋卿共沐
聖恩同官九列趨事則聚談直所退食則偷閒過訪無異當年
惟瞻亭已作古人不勝今昔之感言念及此則吾輩之遭逢實
爲異數而交亦誠耐久矣信庵今年七十九杏浦年七十六余
亦年臻六十信庵索書豈以余善書乎要留此書册以志友誼
耳余又曷敢以拙劣辭爰臨舊帖數幅規橅形似藉以收攝心
手師程子卽此是學之意非敢以無鹽唐突西子自取效顰之
誚並命大兒竟其册亦見吾輩之交當世世講之云爾

跋宋搨聖教序

聖教序爲懷仁集右軍書宋士大夫薄爲院體趙子固謂非右軍眞迹董文敏直以爲懷仁自書因破集爲習數數辨之孫退谷取趙子固之言而駮金石史之說謂之夜郎自大且謂一學聖教序則渾身板俗是皆疑於懷仁而不足此序者書苑云懷仁集書勒石累年方就逸少劇迹咸萃其中黃長睿亦以爲據金石史謂聖教序絕勝定武蘭亭王弇州稱爲備極八法之妙眞墨池之龍象蘭亭之羽翼雖不無偏旁湊合而不失意他集右軍書者未盡爾也又稱爲百代模楷第結體無別搆偏旁多假借蓋集書者不得不爾墨林快事謂千古之尤物學此道當頂禮奉之石墨鐫華亦以爲百代書法模楷是又皆確信爲右

軍眞迹而推許懷仁者文人學士辨駁不一必所見搨本不同而各是其是耳戲鴻堂所刻懷仁聖教序眞迹乃高宗述聖記後段董文敏謂之視陝本特爲姿媚以余觀之不惟過於姿媚殊乏遒勁清挺之氣或是本爲懷仁所自書而不可遂疑集書原本爲非也朱文公跋蘭亭敘謂不獨議禮如聚訟余謂是敘紛紛之論亦相同矣攷唐太宗酷嗜右軍書購募不遺餘力世傳太宗收有大王眞迹三千六百紙內行書五十八卷共三百六十帖是知當日右軍眞迹搜羅最富懷仁精心排比無慮不給於用按其字體大小雜廁眞行閒出其爲劘迹顯然至於湊合假借王弇州所謂集書者不得不爾也豈可因其一氣貫注

輒謂爲懷仁自運乎且當日大手筆如虞褚輩熟諳晉人家法懷仁即欲贗託勢必不能則斷以爲集右軍眞迹無疑也石刻惟宋搨最精否則徒存形似耳是刻余見之友人敗笥中諦閱一過覺字裏行間波拂鉤磔處絕似一手書成不露一毫排比之迹是誠懷仁所集而不失右軍筆意者家藏舊搨亦遜此本知爲宋搨不謬因索得而裝池之並附其說如此

跋渤海藏眞帖

大凡石刻以初搨者爲尚取其完整無損也此帖爲海寧陳氏所刻乾隆辛卯余陳臬江蘇時值是帖盛行之際購得此册見其摹勒甚工鐫搨精緻心賞之究以非古刻未爲貴也攜至京

已二十餘年每見市肆及他人持贈者多漫漶殘損復審覩此冊覺其神釆完好大異他本信知爲最初之搨非續出者所可同日語也異日此搨日損益致模糊必有翻刻以應世者此搨可不寶諸

跋王宮詹書楊忠愍公遺屬冊子

宮詹王丈先宗伯同年友也素精八法此冊所書乃楊忠愍公絕命前一日獄中與張夫人及其子遺屬幾三千言不遺一字亦無一潦草之筆具見其景仰忠烈敬其人而重其言故精心若此不徒筆法之妙爲可貴也先是宣武門外炸子橋內有松筠庵祀忠愍公塑像初則居民尊之爲都城隍祈禱甚盛繼則

謂之轉入文昌宮供獻頓絕屋宇遂月就傾圮時曹慕堂宗丞阮吾山少寇李春麓侍御及余約諸同人捐貲葺而新之並爲之贖出典房取租息以供香火愚謂塑像不肖忠愍思欲易之未果無何慕堂吾山先後謝世矣壬子之夏春麓巡視北城余亦奉

命監糶於公所偶言及之春麓遂札致直隸張方伯於容城取得忠愍公畫像寄京余屬畫工摹之求塑如劉鑾者不可得會汪杏江太史南歸索畫像將去許於蘇州之虎邱善捏像者求其肖迨癸丑初冬中浣由舟遞至札屬鷺庭馮太史昇入祠轉達於余余瞻之無毫髮爽適鷺庭先購得此册出以相示余思

王丈書此册距今已不下六十餘年何以毫無損失又何以與忠愍公遺像成塑到京之日恰爲燕庭先得而有之豈非忠烈之風有神物呵護巧爲併合欲使其遺言與祠像同垂不朽邪至忠愍公於臨刑前一夕尙親書數千言遺屬椰是忠孝義理之事無一毫怨怒之詞則其神完意定視死如歸之正氣有不可奪者宜乎後之君子咸敬服而歌詠之也其親筆在故里爲其裔孫裝池保守余曾題其後茲不復贅

跋沈文端寄子書後

右吾鄉沈文端公寄子書宋漫堂冢宰謂皆省身克己之學王文簡公謂字字聖賢忠恕之旨誠爲不謬張長人推爲萬石家

風又謂如武公之抑戒亦非諛詞攷公之立朝侃侃屛絕私交培元氣而卹民隱因時救弊言言懇切惜遭一貫之忌未得竟其用且受一貫之擠陷幾蹈不測而卒獲安全實賴其心之忠而行之正誠所謂膽大心小智圓行方者以其所得訓其子非止責善於其子也前書乃在朝之日故諄諄以盛滿爲戒後書在歸里之時何尙隱隱密密若此心事微矣是書雖僅數則而立身制行居鄉處世之道已該可與顏氏家訓並垂不朽葯洲中丞得而裝池付之令嗣伯恭學士出以示余因綴言簡末並令兒輩各錄一通以自勵耳

爲常聖基書册畢跋後

余少喜臨書而腕力不加自遊宦後又無能專力於此趙文敏云昔人得古刻數行專心學之便可名世誠以古人用筆結搆之法必時時玩味熟習於胸則作字庶不離乎規矩之中而神明於規矩之外余心本不專而欲字好是欲飽而不知食豈可得哉聖基明府出素册索書幾無以應閒中抽棨頭石刻數種刻意臨之非敢妄謂臨池意欲玩味昔人用筆之勢與作字之法約略仿其形似下筆不敢草率耳程子所謂即此是學此亦閒中之自課也緣案牘紛紛時作時止閱兩月始竟此册終以腕弱手生彌滋自愧附記數語於此

壽棡來峯編修重修寧夏惠農渠碑記並題跋後

黃河之水自入中原奔騰洶湧莫之能禦其患在江南河南爲獨甚惟寧夏一郡引之灌田資以爲利余曩在甘肅駐蘭州每於守令及曾履其地者訊之得悉其地有漢唐大淸惠農四渠爲之幹又有支渠數百道分其流其制於渠口各建閘每歲淸明後集工挑其淤立夏日開閘導水以次溉田工則計畝出夫水則按日輪灌設水利同知一人專司其事而守令尉佐等官皆有分理之責又有寧夏道爲之統率修理依制啟閉以時灌溉以均而強梁有禁法至善也甘肅地處西北山高土瘠他郡歲苦旱多儉年獨寧夏一郡稱爲沃壤頻書大有實賴此河渠之利余在甘前後五載深爲其民喜而歎前人之爲是渠者利

濟眞無窮也惜未得親至其地一覩支分派別之井然耳今讀是記綱舉目張條分理晰如引我於寧夏之區而河渠宛然在目矣大經濟大文章當與賈生治安之策並讀不僅在文字之富麗而已然文之氣勢雄渾實有不可掩者蓋先生家傳史記受之庭訓故其得力也多至題後勤勤懇懇以託空言紹先之爲慮又慮氣衰年老恐第空言亦萬不能紹先也其孝思爲何如而其志爲何如耶

書楊椒山先生手書兩疏稿後

余昔陳臬甘肅過狄道見州城南北數十里引洮水灌園圃溝洫井井甘省地高歲多苦旱此獨無虞時金子光斗牧是州余

接而詢之知為先生所疏鑿並言州治南有超然書院亦先生所刱建歲久傾圮捐貲重葺之已落成乞余為之記余兼訪之紳士耆老又言先生開煤窯以利民用去浮糧清積弊以甦民困並置地書院中為諸生膏火而冠婚喪祭及歲時荒歉皆量貧富以為補助諸善政嘖嘖不已二百餘年咸稱為楊夫子余並載記中金子勒之於石今讀先生文集知書院中置地有二千畝惜當日未得清理其有無侵隱為憾耳先生在狄道僅期年所為已若此推之天下俾得大展謨猷其利物濟人當更何如邪先生之忠烈夫人而知之是卷之手蹟歷久而猶存自有神物呵護余不必再贅一詞惟是先生之才猷經濟隨所處而

必有所措施其見於狄道者已如此恐或未之知而僅目爲直戇之士耳因觀是卷而敬識之

臨褚河南書聖教序述聖記二帖畢書後

嘉慶元年正月五日入千叟宴退歸閱王蘭泉少司寇所贈貽褚本聖教序及述聖記二帖前序結體淸挺後記稍肥要其筆力遒勁風神俊逸皆由隸法出不取姿媚也杜工部謂書貴瘦硬方通神東坡不之憑而以飛燕玉環況之此論固是然結字須先有筆筆力足則間架定再加玩味古法妙爲運用以求其神采庶無柔弱之態而骨月停勻矣瘦硬方通神之語未可盡非因取是日

賜硯磨墨臨之時作時止五日乃畢僅僅規其形似而已以老叟而方學進步不免令余自笑余也

刊小兒語成書後

小兒語乃吾鄉呂新吾先生與其先公撰而續之者先文良公取其諧聲達情愚婦孩提咸易得解爲士君子端身軌宜民物之先資與幼儀小學同有功於世道人心故爲之序　季堂卒讀之而益知是語之不可忽也每見孩童之初入塾也父兄先生多令其讀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取其三四字爲句小兒易於上口便於誦記也然無益於身心不若是語言淺而義明義嚴而理正四字六字亦甚易誦易記童而習之熟記於口頭胸臆

之閒一言一動皆有勸誡必能束身而無失行自可漸入於道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此語卽蒙以養正之道也因跋而刻之以廣其傳冀孩提咸由此而成人耳

引

募修光山潑陂河大石橋引

自陰陽既判以後天下事務莫不有兩至於擇所趨赴爲人之能善與惡其概也其本既端其用隨異其徵應亦因而互異無相貸也無相奪也亦如水無就燥之才火無流溼之理薰蕕之氣味各不相襲由其體之一定遂致其用之頓殊耳誠能審去就定從違擇其至是至當盡美盡善者而主一無適故厥後之

徵驗當亦較然迥別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非其熟察乎彼此異量之由與體用相因之故奚爲辭之决且斷焉有若此哉孔子傳易亦嘗言之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斯其大旨與尙書略同至其遺敎則更有進焉蓋天下固有作善而不遽降祥作不善而不遽降殃者矣何也此一二端之善不善而非其積焉者也故不曰作而曰積然亦有久彌歲月更歷事端可云積矣猶未見有降祥降殃之殊何也此一人之積非一家之積也夫一人之善不善不敵一家之善不善亦明甚矣故曰積善之家積不善之家然固有一家之人其善均也其不善亦均也仍未見有降祥降殃何也語云

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孫所由曰必有餘慶必有餘殃也夫人之爲器也器小而工儉則易爲而速成器鉅而工繁則難爲而緩就造物之於時也以明晦分晝夜止一日之事耳以寒暖分冬夏非需之一歲則不能驟及鬼神之協贊於人愈遠則其報愈長此固其勢之不克遽臻而理之不可誣者矣光邑之兩灘陂河北舊有大石橋一座其修九空實爲七省通衢此正帝君所云千萬人來往之橋也建自明季由來已久雍正五年秋爲龍水衝決遂至傾圮往來商賈務徨瞻顧徒歎望洋知非一手一足一石一木所能修復此正樂善不倦者宜作宜積之秋致聖人易書之文徵太上感應之論稽帝君陰騭之說於斯而作於

斯而積餘慶之說先聖所言諒不予欺也至若仁慈愷悌裕於天性視天下之大一物不獲其所莫不引爲已恥此又胞民與物民溺已溺民飢已飢之大人無所爲而爲之而所性之太和充物洋溢固不待降祥降殃餘慶餘殃之說鼓舞而歆動之也爰因邑人之請而并言於首

募修普濟堂老婦院引

施仁發政惸獨在所必先授甲行慶遲暮尤期共養顧零丁莫恃彼四民同處其艱而衰老無依在匹婦彌窮於告憫龍鍾之晚景力炊爨以無能嗟枯朽之餘年任縫紉而已瘁地非桑梓誰分孤雁以一枝時凜冰霜孰潤枯鱗於勺水不有別室奚以

棲身處尊門外普濟堂上棟下宇式近

皇州樂土之安潛雨祁寒仰沾

盛代滂流之惠祥和普衍規制已周第廣聚夫耆黎倘有遺於嫠婦聞風而至每裹足而容回啟戶以留皆分堂之無地若不別開廣廈求免泣且向隅某等覩茲有眾每觸目以酸心憫厥無家輒有懷於援手惟是經營非易需費良多舉必眾擎效難獨奏敢敬陳夫短引用廣結夫慈緣見義必爲輸乘金者功同布地當仁不讓施寸瓦者數可聚沙但使有尺土能安其身庶幾無一婦不得其所從知人歌安宅乃盡消鰥寡孤獨之悲惟期聚有福田益以廣饘粥繒棉之助同聲斯應有志必成

啟

乞劉石庵書楊忠愍易像祠記啟

椒山先生易像祠記文雖不典事則可徵前就政承許可茲荷慨允書石具見推崇忠節之意今排寫式樣及空格一紙祈大筆公餘一揮擲下選高手鉤勒上石則椒山先生之經濟石庵先生之書法當稱二絕而雲坡得廁其閒或亦藉賴不朽矣古帝王在位六十年者甚罕此事此記總在乙卯之前似應書乾隆六十年以見吾皇居位之久吾輩皆老臣亦盛事也古人有精妍潤筆之事石庵年近八旬恐不耐此少年絮聒當以美饌代之似覺有益而

無損雅意以爲何如謹啟

上高中堂啟

頃於撫憲座間得悉大世台大人奉
命帶領西安滿兵前往川省進勦並敬悉中堂大人以世受
國恩深以未能親履行陣子弟中亦無一人出力軍前時懷轉
側今幸派大世台出兵稍慰素衷仰見中堂大人公忠體國惟
以勤勞王事爲喜不以愛子而少惜其行欽佩之忱實難言喻
伏思金川以小醜跳梁已擢髮指乃近者接閱邸抄膽敢大肆
猖獗奪我糧餉損我大臣犯順逆天神人共憤凡爲臣子者莫
不思寢食其皮肉而殲決其醜類今

皇上派發京兵選將督師諒此彈丸逆虜何能抗順而逃天討不日犁庭埽穴定有捷音竚見大世台勳建非常功垂不朽抒九重之睿慮受五等之殊封益顯德門有慶而世濟忠貞矣翹首鈴轅曷勝額禱

致友人小啟

小歲初起理當大嚼謹備粗肴二種固鵝一隻磁糕二塊未必適口或可果腹耳希哂存承賜龜變石硯古少見必需著其原委斯可傳今送上郎懇記數語俾得鐫入背面較之僅刻吾二人別字更見雅馴且龜之鑑變亦不泯矣面傍有小篆新月臨雲四字不知誰氏所作並懇鑒之

復光山縣尊

寒家七世單傳內無期功強近之親先塋在籍看管無人弟從前出外時雖曾屬付親友暨近墳佃戶等代為照應奈親友住居遠隔不能時至其地佃戶等又以業非自有不免膚泛視之年來被人作踐已非一日而弟未之親見昨聞舍親及家奴等言之痛心疾首刻難自安是以急急拮据將前售之田取贖冀可資佃戶之少為照料耳昔郭汾陽先塋被掘輒引為督兵時不能禁戢士卒之咎見道之言實為可法今塋樹被竊自是弟行事多咎奉職無狀之所致自謙不臧安可累及鄉黨益深罪戾老父臺諄諄以宵小不能斂迹為言具見靖匪安良之至意

回環中誦感愧交深惟祈稍寬地保之罪以減弟波及無辜之擘幸甚禱甚

復蔡瞻亭

至好弟兄多年睽隔末由一晤馳企爲勞春間接手書知前藉葉毅庵所寄一函已登記室惟以貴恙未即報可如嫂又復謝世想索居之際定有難爲情者人生修短有數要惟善自排遣勿過憫悼致傷病體也望甚禱甚弟量移南來又逾兩載任察吏安民之責無移風易俗之能綆短汲深時虞蟁負竊念廿餘年奔走風塵雖閱歷不爲不久而學識毫無增益乃蒙閣下許以學與年長識與位進殷殷以經濟作用相期感雅愛之非常

深寸衷之懺赧至於持身涉世雖志秉眞誠而動多疎漏求所謂體用兼該方圓俱適則益謝不敏矣來諭以心太熱而用或不足一言中肯洞鑒生平弟惟有銘之座間奉爲寶訓隨時隨事勉以未能以期無負摯愛相規之至意耳弟少失怙恃育於嫂氏去夏奏請貤封仰蒙

俞允已感格外

天恩旋於去冬又奉

特旨徵取先君遺籍仰蒙

聖旨許以究心理學素所深知褒奉

恩榮沒存均感誠不知作何淬厲始能報國承家想知己定有

以教我也李杏浦前者因公鐫級並非奪職已於年前捐復補授通參日前又擢奉天府丞去冬令嗣大姪至蘇詢知近況雖困而日用尚可撐持緣杏浦素能籌策所以不至拮据也茲因令姪旋里之便肅此布候近祺附呈織錦蟒緞襖褶二件近刻四種各二十本墓表二册統祈清照不宣

培蔭軒文集卷二

男鏻校刊

孫仁盒正字

培蔭軒雜記

光山胡季堂雲坡著

唐鑑載太宗言取之或可以逆得而守之不可以不順范祖禹謂太宗失言而以湯武爲比祖禹據理自屬正論然未爲全得湯武遇桀紂之君與弔民伐罪之師一出而罪人滅萬民生此眞應天順人後世倘有逆取之論若太宗值煬帝之暴虐比於桀紂而征伐百倍其勢雖其時奸雄僭竊者多事勢與三代不同要之湯武本以伐罪救民爲事初無化家爲國之心而天下歸心推爲共主故居位全以安民爲務而無一毫樂乎爲君之事至太宗名雖弔民伐罪時亦應天順人而

心則有所利焉豈可與湯武竝論乎其取之或可逆得之言自是有歉於中而未敢自信同符湯武故亟言守之不可不順也此正太宗英略過人直言不諱觀過可知仁矣故能成貞觀之政不可謂爲失也若宋齊梁陳遞相篡奪之主必假應天順人之名焉肯自言逆得邪

唐鑑帝幸洛陽官吏以闕儲偫被譴魏徵諫曰以儲偫譴官臣恐承風相煽異日民不聊生非行幸之意昔煬帝諷郡縣獻食視豐儉爲賞罰故海內叛奈何效之乎帝驚曰非公不聞此言因謂長孫無忌曰朕昔過此買飯而食僦屋而宿今供頓如此豈得猶嫌不足乎 非魏徵不能如此直諫非太宗不

能如此自省貞觀之治有由然矣祖禹稱之爲賢自不待論

書云后從諫則聖卽此事而謂之聖亦可

唐鑑高力士承明皇夫復何憂之言對曰臣聞雲南數喪兵又邊將擁兵太盛陛下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禍發不可復救何謂無憂又淫雨不止明皇令其盡言對曰自陛下以權假宰相賞罰無章陰陽失度此數言皆切中當時之弊彼時在朝諸臣竟未有若是言之者誠祖禹所謂立朝者皆小人也若力士之對君敢於直言不可謂之非忠第出於宦官之口貽一時士大夫之羞故祖禹不甚予之不知士大夫之不言是士大夫之無恥無良而力士之不忍默然究其良心未泯不

以人廢言可也

唐路巖爲相密奏臣下有罪賜死皆令剔取結喉三寸以驗其實後巖自罹其酷又宋盧多遜貶朱崖李符言於趙韓王曰朱崖雖在海外水土無他惡貶者多生全春州在內地而近至者必斃望改前命以外示寬貸乃置必死之地趙頷之月餘符坐事貶宜州上怒未已貶嶺外趙具述其事卽以符知春州到郡月餘而卒天道好還其速如是此淸波雜志所記也此正出爾反爾之道攷史傳似此者甚多皆緣以苛毒猜忌之心假公以濟其私不知國有常法焉顧天理邪然終莫能逃於天網也君子有三畏小人則無忌憚此君子益宜自

愼小人不識亦知鑒否

予嘗謂唐之后妃公主多淫亂皆由太宗殺其弟巢剌王納其妃楊氏有以肇之貽謀之不正安望子孫之克守禮法耶今觀淸波雜志亦言太宗寵楊氏欲立爲后得魏鄭公諫而止謂太宗不能正之於始其後高宗武后明皇楊妃固傳家法不以爲惡耳與予意正合可見義理之公人心皆同也

吾鄉舊傳司馬溫公父爲光山令生溫公以邑名名之至今邑郭外灣湖有司馬衣冠墓又書院名涑水所以志德政景先賢也攷之史傳溫公父池雖爲光山令不載命名之說意謂或因溫公之名以附會之耳今觀淸波雜志載溫公父待制

公守浮光日生溫公故名取煇燿之義雜志宋周煇著宋人記宋事必有所據然後知傳聞之有自而閱書未廣不可臆斷也

予少時曾見書啟後有書敬空二字者未解所以偶閱夢溪補筆談云前世卑者致書於所尊尊者但批紙尾荅之曰反故多作敬空字自謂不敢抗敵但空紙尾以待批反耳乃知爲卑者敬尊之意近日書啟後有空紙處非書慶餘即慶長而敬空字从不見卽尊者亦不批紙尾而反矣此亦古道日淪之一事也

田居乙記載楚人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公子目夷設守械而

守國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矣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國於是釋宋公宋公釋乎執走之衛公子目夷復曰國爲君守之君曷爲不入然後逆襄公歸此與明英宗被虜于忠肅立景泰事相類于公迫本乎此景泰不知學公子目夷不臣不君致使于公被戮可歎亦可恨也

田居乙記田常弒簡公乃盟於國人曰不盟者死及家石他曰古之事君者死其君之事舍君以全親非忠也舍親以死君之事非孝也他則不能然不盟是殺吾親也從人而盟是背吾君也嗚呼生亂世不得正行劫乎暴人不得全義悲夫乃

進盟以免父母退伏劒死其君子聞之者曰君子哉安之命矣詩曰人亦有言進退維谷石先生之謂也此與遼西太守趙苞遇鮮卑挾其母以要降之事相近降則失城不忠不降則母必死不孝正進退維谷之時苞竟不降進兵與戰而母被殺鮮卑退而城全苞嘔血死此似不若石他之能免其母於孝誠有虧然能以完守城池不失爲忠亦大義滅親無可如何秖有一死以報母耳程子斥其非固是但不知當其時有何法而可兩全也若身往降之則既爲叛臣不惟不忠且亦不能逃斧鉞之誅而並陷其母矣

田居乙記崔暹言文襄宜親重邢邵邵不知顧時毀暹文襄不

悅謂暹曰卿說予才長予才專言卿短此癡人耳暹曰予才言暹短暹說予才長皆是實事不爲癡也此與王文正公薦寇萊公寇數短文正之事同其對君之言雀質實而王得作相之體

顧豐堂漫書載明王振用事作新第周文襄忱度其齋閣使松江作氍毹遺之覆地不失尺寸振喜以爲有才凡事皆從中贊之宋秦檜格天閣成鄭仲爲蜀宣撫遺錦地衣一鋪檜命鋪閣上無尺寸差檜不樂竟罪之二事相類而一喜一罪謂爲心術之不同予案王振之奸屬陽分所謂小人而易悅者也秦檜之奸則恐人窺測其隱微更爲陰險矣攷明史文

褒生平頗著經濟無敗行此舉爲何或因王振擅權不買其心必多阻撓於政事無益不妨權且降志以爲明哲保身之計尚非取悅干進邪如此是出之公心故終始無他殆吉人邀天相也若鄭仲必有阿附求進之心屬之私故得罪此二事不獨見兩奸之心術不同亦可見二人之用心各異並可以見天道之鑒察人心之公私毫髮不爽耳

捫蝨新語蘭亭序豈非佳作然天高氣朗不合時景絲竹管絃語又重複故不得入文選乃知文章之病古人不免也攷蘭亭序秖云天朗氣清非天高氣朗天高氣朗自非春景若天朗氣清予每見春日大雨霽足後多清朗之象特非常有耳

焉知右軍作序日非正值其時觀是日也三字可見天朗氣清專指是日非概言暮春也不然右軍豈不知秋天高朗而用之春日乎不可言不合時景至絲竹管絃出漢書張禹傳芥隱筆記已識其未知班孟堅之詞則右軍用成文亦非杜撰失之重複是序不入文選或昭明偶爾遺之抑或則有所見不可執此爲不選之故而病之也

張華伐燕王墓前華表木照班貍事續齊諧記與搜神記所載略同搜神記作燕惠王墓續齊諧作燕昭王墓搜神是晉干寶記續齊諧是梁吳均著吳豈未見搜神記邪梁後晉百餘年事真則當從干吳記爲勦襲不足取否則並其書不足信

矣

西京雜記傳介子年十四好學書嘗棄觚而歎曰大丈夫當立功絕域何能坐事散儒後卒斬匈奴使者還拜中郎復斬樓蘭王首封義陽侯此事與班超投筆事相類兩人皆立功邊外同封侯爵班事人豔稱之傳介子事不知者多矣

長安有慶虯之善爲賦嘗爲清思賦時人不之貴也乃託以相如所作遂大見重於世事見西京雜記是文以人重而無定評矣世之以耳爲目大率如此

許博昌安陵人善陸博作太博經一篇見西京雜記世閒善博者多云賭經亦有所自

西海之外有鵠國焉男女皆長七寸爲人自然有禮好經綸拜跪其人皆壽三百歲其行如飛日行千里百物不敢犯惟畏海鵠過輒吞之亦壽三百歲此人在鵠腹中不死而鵠一舉千里此神異經所載與任昉述異記同但此詳而彼略此前而彼後非昉勦襲其說而述其略卽後人捃摭其事而附會之耳

述異記載符堅旣爲姚萇殺於新平佛寺中後寺主摩呵蘭常夢堅曰可爲吾作宮旣而寺左右民家死疫相繼巫者常見堅怒曰吾不宮將盡殺新平民因共改寺爲廟遂無復災疾每年正月二日民競祀以太牢新平寺今符家神也案堅能

識王猛而尊用之其過桓溫遠矣雖不聽猛之言無故伐晉爲謝元所破投鞭斷流之語所謂驕兵必敗然迹其生平亦雄略蓋世何至身後欲据一寺爲宫不得遂加疾疫耶如果能爲疫以災及居民何不作厲以殃逆臣姚萇乎此必有邪祟假託之未可以厚誣堅

述異記載東陽郡永康縣吳時有人入山逢大龜擔之未至家遇夜纜舟於岸見老桑呼龜曰元緒汝當死矣龜呼桑樹曰予明無苦也雖然盡南山之樵不能潰我對曰諸葛恪明敏禍必及於予明日其人將龜獻吳王命煮之三日三夜不死遂問諸葛恪恪曰此龜有精須得多載老桑爲薪煮之立爛

遂命老桑斫之爲薪既然卽爛此與搜神記載燕王墓前華表木精見二貍往謁張華事相類其曰張司空之才難可比也若去非但喪汝二軀我亦遭累與此云諸葛恪明敏禍必及於予之語略同是皆老木成精均有先見之明而卒不能免可知命數自有天定而龜貍不知安分恃才仗堅致於殺身並累他物卽千歲之精靈亦可爲鑑矣第干寶搜神以晉人記晉事任昉以梁人述三國時事其傳聞之眞僞當有辨矣

文中子中說賈瓊問何以息謗曰無辨何以止怨曰無爭此合於子貢問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子曰其恕乎之旨而推之

於應變瓊又問羣居之道曰同不害正異不傷物此即孔子羣而不黨周而不比和而不流之意其語說得著明人易理會可謂善廣聖教不詭於正者矣

予曩與亾友葉文敏論牛李之黨李爲君子牛爲小人勿論兩人本末即觀其所與之友可知文敏不甚以爲然適觀倉山唐庚集寄郭潛夫詩云黔江清且碧瀘江濁而紅須臾盡變濁混混顏色同淸固不勝濁此理天下通君視開成間牛李爭長雄卒之贊皇老不勝太牢公物理自古然徘徊歎無窮因憶吾前之持論非謬而文敏或別有見未必然也葉石林云李德裕是唐中世第一流人物可與姚崇並立而不至爲

崇之權譎使武宗之才如明皇之初則開元不難致良然

陸文定公樹聲長水日抄云淄川楊宏道著六忍一曰忍觸觸者人犯我也二曰忍辱辱者人陵我也三曰忍惡惡者我憎人也四曰忍怒怒則憎之重也五曰忍怨怨則憎而發之輕也六曰忍欲欲者貪而不知止也

莊子漁父篇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封功名謂之叨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狠人同於己則可不同於己雖善不善謂之矜數語王安石贊也予以爲更勝老泉辨奸論

白樂天作六帖本當時科舉之書通典載唐制帖經者以所習

經掩其兩端中開微開一行裁紙爲帖凡帖三字隨時增損可否不一或得四得五得六者爲通蓋取中帖之數以名其書故曰六帖

熱泉水有湯溫之別其名稱卽隨之昌平有湯泉亦有溫泉俱近湯山山以湯名因其水也溫泉甚微細故不著若驪山之溫泉見之記傳予曾兩過其地而兩浴焉其水較昌平之溫泉微熱較湯泉則熱大遜故專以溫泉名也此外如江寧之湯水吾鄉商城之湯㵒池都與昌平之湯泉同爲極熱非和以冷水不可沐故皆以湯稱是知此泉各因其溫熱著名不可概目之爲湯偶閱陸友記云天下湯泉知名者七列驪山

其中他則吾不知若驪山之溫泉確乎非湯陸記失攷矣至

李太僕云溫泉有朱砂硫黃乳石三種此語誠然予所經有

有硫氣者亦有無硫氣者第水之光赤流白則未之見耳然

亦不可專繫之溫泉

淩東見沈括夢溪筆談今謂之冰牀又慶歷中有畢昇爲活字

板用膠泥燒成亦見筆談今用木刻字銅板合之

唐楊惠之變畫爲塑惠之開元間人

國子監博士孔尚任字東塘曲阜聖裔得漢建初銅尺因作漢

銅尺記周尺攷周尺辨三篇極精核定曰建初銅尺與周尺

同當古尺一尺三寸六分當漢末尺八寸與唐開元尺同當

宋省尺七寸五分當宋浙尺八寸四分當明部定官尺七寸五分弱當今工匠尺七寸四分當今裁尺六寸七分當今量地官尺六寸六分當今河北大布尺四寸七分

吏禮二部翰林院國子監土地皆祀韓文公或詰其故王漁洋先生荅云以其爲吏部侍郎國子監祭酒贈禮部尚書也此三處祀之宜矣其祀翰林院則無說自因重其文起八代之衰耳

明初大臣子孫恩廕多出常格之外如劉基子璟廕閤門使胡廣子穜廕翰林檢討劉儁子承裕以父死事安南廕給事中

張偶姐亳州鄉貢生張慶次女也幼許字吳氏子禧值痼病未

及娶而卒偶姐時年二十六聞之卽自經以殉父母覺而救之已弗及得其遺書一紙其略云不料他死矣我與父親說恐怕他來又尋人家那事我斷不爲不如我一死之實爲好也父親件件心放寬千萬不要想我父親年老禁不得了我母親秪生姐姐與我二女今日我去了秪賸姐姐一女求父親看母親之面加意待他再求馬姐與念弟不要忘了我與姐姐二人一年用轎接姐姐兩回父親千萬不要想我天地間無百年不死之人我今去矣眞大樂也眞大樂也所謂馬姐係其庶母念弟乃馬氏所生之子噫氏一女子耳粗通文翰觀其書中念念不忘父母連稱眞大樂也以畢命其至性

實大過人想其含笑九泉可謂從一而終從容就義者矣雖死而吾謂其未死也

予司臯蘇州有三友一蕭山倪君晴臯一華亭沈君珠南一山陰岑君雲泉無何珠南病故晴臯亦以疾歸雲泉爲延倪曉綠曉綠亦山陰人乃雲泉之內弟也夏日偶暇雲泉出其所題內人課子圖詩閱畢曉綠云此圖我當題之惜少姊弟故典可用耳蓋以其姊善詩文而自不及也予應之曰何不曰投筆自慚班定遠吟詩還遜謝夫人雲泉曉綠皆歎爲典切平瑤海太史陳月泉學博顧星橋孝廉聞之皆記其事

予請貤封兄嫂蒙　恩俞允紫陽書院肄業諸生皆賦詩頌之

各體俱備得若干首彙錄一册將授之剞劂時蔣心餘太史

主廣陵安定講席寄與論定獨取七言一律評以不俗此詩

乃星橋孝廉捉刀之作心餘可謂有具眼者而星橋廿年詩

句滿江南亦所謂有其實者收其名也

宮詹彭芸楣學使以子陳請貤封兄嫂事爲近來一大好題寄

贈五古一章用典甚博內有龍牽事關礙句出自文選任昉

奏彈劉整文關礙卽關茸礙迺古體字任文首曰閤閤關礙

而前敘范諸臺訴內二月九日夜婢采音偸車輪夾杖龍牽

之事案南齊書輿服志四望油幢絡車王公加禮者之爲常

乘須三望平乘車三公諸王所乘竹篾子壁仰櫝櫺爲輪通

檐竿刺代棟梁柮欂直形龍脊金塗支子花紐轅頭稍沓伏神承泥庶人亦龍但不通檐詩用龍脊事本此

孫西林廉使自述其觀察寧紹台時奉其太翁之任一日太翁偕親友數輩詣杭泛櫂西湖擬訪龍井於僻處舍舟登岸與親友分投尋勝家奴亦莫之從信步行約十數里至一曠野四面雲山頗極幽邃惟亂墳交雜絕無人迹雖步履不知其倦而渴欲思飲忽見亂墳中有草舍數閒編竹為籬甚雅靜迺叩門索茶呼之數四一奚童出年可十五六告以故童入攜一椅出與之坐旋又掇茶與飲絕無畱讓意問其家世但云主人出未歸家惟主母問其姓名則不荅覘其門署一聯

云兩口居山水之間妻太聰明夫太怪四面皆幽寞之境人何家落鬼何多奇其語因默識之奚童接茶盞入亦不復出矣初不覺異遂返而之龍井會親友偕歸寓述之咸以爲怪太翁亦始異焉擬再訪因不記其地旋又之任江蘇遂未能再至其處告之廉使留心焉廉使口述者如此予謂此狐也惜不知其地而莫能一問耳廉使名含中西林其號癸未進士改庶吉士補主事轉員外郎出授觀察遷陝西按察使

男錤校刊

孫仁益正字

培蔭軒雜記